金史/卷7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十 ◄

金史
卷七十一　列傳第九

► 卷七十二

斡魯 斡魯古勃堇 婆盧火 吾紮忽 闍母子:宗敘(本名德壽)

列傳第九　○斡魯 斡魯古勃堇 婆盧火 吾紮忽 闍母子 宗敘(本名德壽)

斡魯

斡魯，韓國公劾者第三子。康宗初，蘇濱水含國部斡豁勃堇及斡准、聽備二部有異志，斡帶治之，斡賽、斡魯為之佐，遂伐斡豁，拔其城以歸。高麗築九城於曷懶甸。斡賽母疾病，斡魯代將其兵者數月。斡魯亦對築九城與高麗抗，出則戰，入則守，斡賽用之，卒城高麗。

收國二年四月，詔斡魯統諸軍，與闍母、蒲察、迪古乃合咸州路都統斡魯古等，伐高永昌。詔曰：「永昌誘脅戍卒，竊據一方，直投其隙而取之耳。此非有遠大計，其亡可立而待也。東京渤海人德我舊矣，易為招懷。如其不從，即議進討，無事多殺。」

高永昌渤海人，在遼為裨將，以兵三千，屯東京八甎口。永昌見遼政日敗，太祖起兵，遼人不能支，遂覬覦非常。是時，東京漢人與渤海人有怨，而多殺渤海人。永昌乃誘諸渤海，並其戍卒人據東京，旬月之間，遠近回應，有兵八千人，遂僭稱帝，改元隆基。遼人討之，久不能克。

永昌使撻不野、杓合，以幣求救于太祖，且曰：「願並力以取遼。」太祖使胡沙補往諭之曰：「同力取遼固可。東京近地，汝輒據之，以僭大號可乎。若能歸款，當處以王爵。仍遣系遼籍女直胡突古來。」高永昌使撻不野與胡沙補、胡突古偕來，而永昌表辭不遜，且請還所俘渤海人。太祖留胡突古不遣，遣大藥師奴與撻不野往招諭之。

斡魯方趨東京，遼兵六萬來攻照散城，阿徒罕勃堇、烏論石准與戰於益褪之地，大破之。五月，斡魯與遼軍遇於瀋州，敗之，進攻瀋州，取之。永昌聞取瀋州，大懼，使家奴鐸剌以金印一、銀牌五十來，願去名號，稱藩。斡魯使胡沙補、撒八往報之。會渤海高楨降，言永昌非真降者，特以緩師耳。斡魯進兵，永昌遂殺胡沙補等，率眾來拒。遇於沃裏活水，我軍既濟，永昌之軍不戰而卻，逐北至東京城下。明日，永昌盡率其眾來戰，複大敗之，遂以五千騎奔長松島。

初，太祖下甯江州，獲東京渤海人皆釋之，往往中道亡去，諸將請殺之，太祖曰：「既以克敵下城，何為多殺。昔先太師嘗破敵，獲百餘人，釋之，皆亡去。既而，往往招其部人來降。今此輩亡，後日當有效用者。」至是，東京人恩勝奴、仙哥等，執永昌妻子以城降，即甯江州所釋東京渤海人也。先太師，蓋謂世祖雲。未幾，撻不野執永昌及鐸剌以獻，皆殺之。於是，遼之南路系籍女直及東京州縣盡降。

以斡魯為南路都統、迭勃極烈，留烏蠹知東京事。詔除遼法，省賦稅，置猛安謀克一如本朝之制。九月，斡魯上謁于婆魯買水，上慰勞之。辛亥，幸斡魯第，張宴，官屬皆預，賜賚有差。

燭偎水部實裏古達，殺酬斡、僕忽得，斡魯分胡剌古、烏蠹之兵討之。酬斡宗室子，魁偉善戰，年十五，隸軍中，多見任用。以兵五百，敗室韋，獲其民眾。及招降燭偎水部，以功為謀克。僕忽得初事撒改，從討蕭海裏，降燭偎水部，領行軍千戶。從破黃龍府，戰達魯古城，皆有功。其破甯江州，渤海乙塞補叛去，僕忽得追複之。至是，與酬斡同被害。

斡魯至石裏罕河，實裏古達遁去，追及於合撻剌山，誅其首惡四人，撫定餘眾。詔曰：「汝討平叛亂，不勞師眾，朕甚嘉之。酬斡等死于國事，聞其屍棄於河，俟冰釋，必求以葬。其民可三百戶為一謀克，以眾所推服者領之，仍以其子弟等為質。」斡魯乃還。天眷中，酬斡贈奉國上將軍，僕忽得贈昭義大將軍。

斡魯從都統襲遼主，遼主西走，西京已降複叛，敵據城西浮圖，下射攻城者。斡魯與鶻巴魯攻浮圖，奪之，複以精銳乘浮圖下射城中，遂破西京。夏國王使李良輔將兵三萬來救遼，次於天德之境。婁室與斡魯合軍擊敗之，追至野穀，殺數千人。夏人渡澗水，水暴至，漂溺者不可勝計。遼主在陰山、青塚之間，斡魯為西南路都統，往襲之。使勃刺淑、撒曷懣以兵二百，襲遼權六院司喝離質於白水濼，獲之。遼主留輜重於青塚，領兵一萬，往應州。遣照裏、背答各率兵邀之，宗望奄至遼主營，盡俘其妻、子、宗族，得其傳國璽。斡魯使使奏捷曰：「賴陛下威靈，屢敗敵兵，遼主無歸，勢必來降。已嚴戒鄰境，毋納宋人，合饋軍糧，令銀術可往代州受之。」詔：「遍諭有功將士，俟朕至彼，當次第推賞。遼主戚屬勿去其輿帳，善撫存之。遼主伶俜去國，懷悲負恥，恐隕其命。孽雖自作，而嘗居大位，深所不忍。如招之肯來，以其宗族付之。已遣楊璞征糧于宋，銀術可不須往矣。遼趙王習泥烈及諸官吏，並釋其罪，且撫慰之。」

太祖還京師，宗翰為西北、西南兩路都統，斡魯及蒲家奴副之。宗翰朝京師，詔：「以夏人言，宋侵略新割地，以便宜決之。」斡魯奏曰：「夏人不盡歸戶口資帑，又以宋人侵賜地求援兵。宋之邊臣將取所賜夏人疆土，蓋有異圖。」詔曰：「夏人屢求援兵者，或不欲歸我戶口，沮吾追襲遼主事也。宋人敢言自取疆土于夏，誠有異圖。宜謹守備，盡索在夏戶口，通聞兩國，事審處之。」斡魯複請弗割山西與宋，則遼主不能與宋郭藥師交通。複詔曰：「宗翰請毋與宋山西地，卿複及此，疆場之事當慎毋忽。」及宗翰等伐宋，斡魯行西南、西北兩路都統事。天會五年，薨。皇統五年，追封鄭國王。天德二年，配享太祖廟廷。

子撒八，銀青光祿大夫。子賽裏。

斡魯古勃堇

斡魯古勃堇，宗室子也。太祖伐遼，使斡魯古、阿魯撫諭斡忽、急賽兩路系遼女直，與遼節度使撻不也戰，敗之，斬撻不也，酷輦嶺阿魯台罕等十四太彎皆降，斡忽、急賽兩路亦降。與遼都統實婁戰於鹹州西，敗之，斬實婁於陣，與婁室克鹹州。陁滿忽吐以所部降于斡魯古，鄰部戶七千亦來歸，遂與遼將喝補戰，破其軍數萬人。太祖嘉之，以為咸州軍帥。

斡魯伐高永昌于東京，斡魯古以鹹州軍佐之。遼秦晉國王耶律捏裏來伐，迪古乃、婁室、婆盧火等將二萬眾，合斡魯古鹹州兵往擊之。

胡突古嘗叛入於遼，居於東京，高永昌據東京，太祖索之以歸。斡魯古伐永昌，以便宜署胡突古為千戶。散都魯、訛魯補皆無功，亦以便宜除官。及以便宜解權謀克斛拔魯、黃哥、達及保等職，皆非其罪。太祖聞之，盡複斛拔魯等謀克，胡突古等皆罷去。

太祖聞斡魯古軍中往往闕馬，而官馬多匿於私家，遂檢括之。耶律捏裏、佛頂遣斡魯古書，請和。斡魯古以捏裏書並所答書來上，且請曰：「複有書問，宜如何報之？」詔曰：「若彼再來請和，汝當以阿疏等叛亡，索而不獲至於交兵，我行人賽剌亦不遣還。若歸賽剌，及送阿疏等，則和好之議方敢奏聞。仍恐議和非實，無失備禦。」

耶律捏裏軍蒺藜山，斡魯古以兵一萬，戍東京。太祖使迪古乃、婁室複以兵一萬益之，詔曰：「遼主失道，肆命徂征，惟爾將士，當體朕意，拒命者討之，服者撫安之。毋貪俘掠，毋肆殺戮。所賜捏裏詔書，可傳致也。」詔捏裏曰：「汝等誠欲請和，當廢黜昏主，擇立賢者，副朕吊伐之意，然後可議和約。不然，當盡並爾國。其審圖之。」捏裏複書斡魯古，雲：「降去人痕孛見還，則當送阿疏等。」上曰：「痕孛等乃交兵之後來降，阿疏則平日以罪亡去，其事特異。」複詔捏裏，令此月十三日送阿疏至顯州，各遣重臣議疆場事。

斡魯古等攻顯州，知東京事完顏斡論以兵來會，即以兵三千先渡遼水，得降戶千余，遂薄顯州。郭藥師乘夜來襲，斡論擊走之。斡魯古等遂與捏裏等戰於蒺藜山，大敗遼兵，追北至阿裏真陂，獲佛頂家屬。遂圍顯州，攻其城西南，軍士神篤逾城先入，燒其佛寺，煙焰撲人，守陴者不能立，諸軍乘之，遂拔顯州。於是、乾、懿、豪、徽、成、川、惠等州皆降。乾州後為閭陽縣，遼諸陵多在此，禁無所犯。徙成、川州人於同、銀二州居之。

捏裏再以書來請和，斡魯古承前詔，以阿疏為言，答之。駐軍顯州以聽命。賜斡魯古等馬十匹，詔曰：「汝等力摧大敵，攻下諸城，朕甚嘉之。遼主未獲，人心易搖，不可恃戰勝而失備禦。」遼雙州節度使張崇降，斡魯古以便宜命複其職，仍令世襲。

斡魯古久在鹹州，多立功，亦多自恣，劾裏保、雙古等告斡魯古不法事：遼帝在中京可追襲而不追襲，鹹州糧草豐足而奏數不以實，攻顯州獲生口財畜多自取。捏裏、孛剌束等亦告孛堇菅葛、麻吉、窩論、赤閏、阿剌本、乙剌等多取生口財畜。遂以閻哥代為咸州路都銑。

閹哥亦宗室子也，既代斡魯古治鹹州。初，迪古乃、婁室奏，攻顯州新降附之民，可遷其富者于咸州路，其貧者徙內地。於是，詔使閹哥擇其才可幹事者授之謀克，其豪右誠心歸附者擬為猛安，錄其姓名以聞，饑貧之民，官賑給之，而使閹母為其副統雲。久之，遼通、祺、雙、遼四州之民八百餘家，詣鹹州都統降。上曰：「遼人賦斂無度，民不堪命，相率求生，不可使失望，分置諸部，擇善地以處之。」

太祖召斡魯古自問之，斡魯古引伏。閹哥鞫窩論等。詔降斡魯古為謀克，而禁錮窩論等。天輔六年，討賊于牛心山，道病卒。天眷中，贈特進。天德二年，配享太祖廟廷。大定十五年，謚莊翼。

婆盧火

婆盧火，安帝五代孫。太祖伐遼，使婆盧火征迪古乃兵，失期，杖之。後與渾黜以四千人，往助婁室、銀術哥攻黃龍府。辭勒罕、撒孛得兄弟，直攧裏部人，嘗寇耶懶路，穆宗遣婆盧火討之。至阿裏門河，辭勒罕偽降，遂略馬畜三百而去，複掠兀勒部二十五寨。太祖複使婆盧火討之。婆盧火渡蘇袞河，招降旁近諸部，因籍丁壯為軍，至特滕吳水，轍孛得偽降，複叛去，執而殺之。婆盧火至特鄰城，圍之，辭勒罕遁去。婆盧火破其城，執其妻子，辭勒罕遂降，曰：「我之馬牛財貨盡矣，何以為生。」婆盧火與之馬十匹。直攧裏部產良馬，太祖使紇石烈阿習罕掌其畜牧，婆盧火及子婆速，俱為謀克。

天輔五年，摘取諸路猛安中萬餘家，屯田於泰州，婆盧火為都統，賜耕牛五十。婆盧火舊居按出虎水，自是徙居泰州，而遣拾得、查端、阿裏徒歡、奚撻罕等俱徙焉。唯族子撒剌喝嘗為世祖養子，獨得不徙。

太祖取燕京，婆盧火為右翼，兵出居庸關，大敗遼兵，遂取居庸。蕭妃遁去，都監高六等來送款乞降。習古乃追蕭妃至古北口，蕭妃已過三日，不及而還。上令婆盧火、胡實賚率輕騎追之，蕭妃已遠去，獲其從官統軍察剌、宣徽查剌，並其家族，及銀牌二、印十有一。

及迭剌叛，婆盧火、石古乃討平之，其群官率眾降者，就使領其所部。太宗以空名宣頭及銀牌給之。

同時有婆盧火者，婁室平陝西，婆盧火、繩果監戰。後為平陽尹，西南路招討使，終於慶陽尹。

泰州婆盧火守邊屢有功，太宗賜衣一襲，並賜其子剖叔。八年，以甲胄賜所部諸謀克。天會十三年，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天眷元年，駐烏骨迪烈地，薨。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諡剛毅。

子剖叔，襲猛安，天眷二年，為泰州副都統，子斡帶，廣威將軍。

吾紮忽

婆速，官特進，子吾紮忽。

吾紮忽，善騎射，年二十，以本班祗候郎君都管，從征伐有功，授修武校尉。皇統二年，權領泰州軍。平陝西，至涇州，大破宋兵于馬西鎮，超遷甯遠大將軍，襲猛安。複以本部軍從宗弼，權都統。正隆末，從海陵伐宋。契丹反，與德昌軍節度使移至懣同討契丹，許以便宜從事。

大定初，除咸平尹，駐軍泰州。俄改臨潢尹，攝元帥左都監。與廣甯尹僕散渾坦俱從元帥右都監神土懣解臨潢之圍。契丹引眾東行，吾紮忽追及於窓曆山。押軍猛安契丹忽剌叔以所部助敵，攻官軍，官軍失利。泰州節度使烏裏雅來救，未至臨潢與敵遇，烏裏雅敗，僅以數騎脫歸。敵攻泰州，其勢大振，城中震駭，將士不敢出戰，敵四面登城。押軍猛安烏古孫阿裏補率軍士數人持𥳇 算刀循城，應敵力戰，斫刈甚眾，敵乃退，泰州得完。吾紮忽乃使謀克蒲盧渾徙百姓旁邑及險厄之地，以俟大軍。明年，聚甲士萬三千於濟州，會元帥謀衍，敗窩斡於長樂。戰霿{筍松}河，戰陷泉，皆有功，改胡裏改節度使，卒。

吾紮忽性聰敏，有才智，善用軍，常出敵之不意，故能以寡敵眾，而所往無不克，號為「鶻軍」雲。

闍母

闍母，世祖第十一子，太祖異母弟也。高永昌據東京，斡魯往伐之，闍母等為之佐。

已克瀋州，城中出奔者閣母邀擊殆盡。與永昌隔沃裏活水，眾遇淖不敢進，閣母以所部先濟，諸軍畢濟。軍東京城下，城中人出城來戰，閣母破之於首山，殲其眾，獲馬五百匹。

及斡魯古以罪去鹹州，閣母氏代之，於是閣母為咸州路副統。遼議和久不成，太祖進兵，詔咸州路都統司，令斜葛留兵一千鎮守，閣母以余兵會於渾河。太祖攻上京，實臨潢府，諭之不下。遼人恃儲蓄自固。上親臨陣，閣母以眾先登，克其外城，留守撻不野率眾出降。都統杲兵至中京，閣母自城西沿土河以進，城中兵尚餘三千，皆不能守，遂克之。

宗翰等攻西京，閣母、婁室等於城東為木洞以捍蔽矢石，於北隅以芻茭塞其隍，城中出兵萬餘，將燒之。溫蒂罕蒲匣率眾力戰，執旗者被創，蒲匣自執旗，奮擊卻之。又為四輪革車，高出於堞，閣母與麾下乘車先登，諸軍繼之，遂克西京。

與遼步騎五千戰於朔州之境，，斬首三百級。複敗遼騎三百于河陰。遼兵五千屯于馬邑縣南，複擊破之，隳其營壘，盡得其車馬、器械。遼兵三萬，列營於西京之西，閣母以三千擊之。閣母使士卒皆去馬，陣於溝塹之間，曰：「以一擊十，不致之死地，不可使戰也。」謂眾曰：「若不勝敵，不可以求生。」於是人皆殊死戰，遼兵遂敗，追至其營而止。明日，複敗其兵七百餘人。

興中府宜州複叛，閣母討之，並下詔招諭，詔閣母曰：「遼之土地皆為我有，彼雖複叛，終皆吾民，可縱其耕稼，毋得侵掠。」勃堇蒙刮、斜缽、吾撻等獲契丹九斤，興中平。

閣母為南路都統，討回離保，詔曰：「回離保以烏合之眾，保據險阻，其勢必將自斃。若彼不出掠，毋庸攻討。」耶律奧古哲等殺回離保于景、薊之間，其眾遂潰。

張覺據平州叛，入于宋，閣母自錦州往討之。覺將以兵脅遷、來、潤、隰四州之民閣母至潤州，擊走張覺軍，逐北至榆關，遣俘侍書招之。複敗覺兵于營州東北，欲乘勝進取南京。時方暑雨，退屯海鴿需，逐水草休息，使僕虺、蒙刮兩猛安屯潤州，制未降州縣，不得與覺交通。九月，閣母破覺將王孝古於新安，敗覺軍于樓峰口。複與覺戰於兔耳山，閣母大敗。太宗使宗望問閣母敗軍之狀，宗望遂以閣母軍討覺。及宗望破張覺，太宗乃赦閣母，召宗望赴闕。

闍母連破偽都統張敦固，遂克南京，執敦固殺之。上遣使迎勞之，詔曰：「聞下南京，撫定兵民，甚善。諸軍之賞，卿差等以給之。」又詔曰：「南京疆場如舊，屯兵以鎮之。命有司運米五萬石于廣甯，給南京、潤州戍卒。」遂下宜州，拔叉牙山，殺其節度使韓慶民，得糧五千石。詔以南路歲饑，許田獵。

其後宋童貫、郭藥師治兵，闍母輒因降人知之，即具奏，語在宋事中。而宗翰、宗望皆請伐宋，於是闍母副宗望伐宋，宗望以闍母屬尊，先皇帝任使有功，請以為都統，己監戰事。於是闍母為都統，掃喝副之，敗郭藥師兵于白河，遂降燕山，以先鋒渡河圍汴，宋人請盟。將士分屯于安肅、雄、霸、廣、信之境，宗望還山西，闍母與劉彥宗留燕京，節制諸軍。

八月，複伐宋，大軍克汴州，諸軍屯於城上。城中諸軍潰而西出者十三萬人，闍母、撻懶分擊，大敗之。師還，闍母為元帥左都監，攻河間，下之，大破敵兵萬余于莫州。宗輔為右副元帥，徇地淄、青。闍母與宗弼分兵破山谷諸屯。宋李成兵圍淄州，烏林荅泰欲破之。闍母克濰州。迪古補、術烈速連破趙子昉等兵，至於河上。烏林荅泰欲破敵於靈城鎮。及儀伐康王，闍母欲先定河北，然後進討，太宗乃酌取群議之中，使婁室取陝西，宗翰、宗輔南伐。

天會七年，薨，年四十。熙宗時，追封吳國王。天德二年，配享太祖廟廷。正隆，改封譚王。大定二年，徙封魯王，謚莊襄。

子 宗敘

子宗敘。

宗敘，本名德壽，闍母第四子也。奇偉有大志，喜談兵。天德二年，充護衛，授武義將軍。明年，授世襲謀克，擢禦院通進，遷翰林待制，兼修起居注，轉國子司業，兼左補闕。正隆初，轉符寶郎，在宮職凡五年，皆帶劍押領宿衛。遷大宗正丞，以母憂去官。以本官起複，未幾，遷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，改左驍騎都指揮使。明年，海陵幸南京，宗敘至汴。契丹撒八反，宗敘為咸平尹，兼本路兵馬都總管，以甲仗四千付之，許以便宜。

宗敘出松亭關，取牛遞于廣寧。聞世宗即位，將歸之。廣甯尹按荅海弟燕京勸宗敘，乃還興中。白彥敬、紇石烈志甯使宗敘奉表降。宗敘見世宗于梁魚務，授甯昌軍節度使。

明年二月，契丹攻甯昌，宗敘止有女直、渤海騎兵三十、漢兵百二十人，自將擊之。遇賊千餘騎，漢兵皆散走，宗敘與女直、渤海三十騎盡銳力戰，身被二創，所乘馬中箭而僕，遂為所執。居百餘日，會賊中有臨潢民移剌阿塔等，盜馬授之，得脫歸。

宗敘陷賊久，盡得其虛實，見元帥完顏謀衍、平章政事完顏元宜，謂之曰：「賊眾烏合，無紀律，破之易耳。」於是帥府欲授軍職，宗敘見謀衍貪鹵掠，失事機，欲歸白上，不肯受職，曰：「我有機密，須面奏。」是夕，乃遁去，至廣寧，矯取驛馬，馳至京師。而帥府先事以聞，上遣中使詰之曰：「汝為節度，不度眾寡，戰敗被獲，幸得脫歸，乃拒帥府命，輒自乘傳赴都，朕姑置汝罪，可速還軍，並力破賊。」宗敘附奏曰：「臣非辭難者，事須面奏，不得不來。」遂召入，乃條奏賊中虛實，及諸軍進退不合事機狀。詔大臣議，皆以其言為然。是時，已詔僕散忠義代謀衍為元帥進討，於是拜宗敘為兵部尚書，以本職領右翼都統，率宗甯、烏延查剌、烏林荅剌撒兵各千人，號三萬，佐忠義軍。至花道，遇賊，與戰，左翼都統宗亨先敗走，忠義亦引卻，宗敘勒本部遮擊之，麾帳下士三百，舍馬步戰，賊不得逞。大軍整列複至，合勢擊之，賊遂敗去。而元帥右監軍紇石烈志寧率軍至，追及窩斡於陷泉，大破之。複與志甯及徒單克寧，追至七渡河，複大敗之。元帥忠義遂留宗敘自從。賊平，入為右宣徽使。

宋兵據海州，將謀深入。詔以宗敘為元帥右監軍，往禦之。宗敘駐山東，分兵據守要害，敵不得西。尋奉詔，與左副元帥紇石烈志甯參議軍事。四年，宗敘入朝，奏曰：「暑月在近，頓兵邊陲，飛挽頗艱，乞俟秋涼進發。」上從其請。及還軍，授以成算，賜襲衣、弓矢。九月，渡淮，宗敘出唐、鄧，比至襄陽，屢戰皆捷。明年，宋人請和，軍還，除河南路統軍使。

河決李固渡，分流曹、單之間。詔遣都水監梁肅視河決，宗敘言：「河道填淤不受水，故有決溢之患。今欲河複故道，卒難成功，幸而可塞，它日不免決溢山東，非曹、單比也。沿河數州，驟興大役，人心動搖，恐宋人乘間扇誘，構為邊患。」梁肅亦請聽兩河分流，以殺水勢，遂止不塞。

十年，召至京師，拜參知政事，上曰：「卿奏黃河利害，甚合朕意。朕念百姓差調，官吏為奸，率斂星火，所費倍蓰，委積經年，腐朽不可複用，若此等類，百孔千瘡，百

姓何以堪之。卿參朝政，擇利而行，以副朕心。」及與上論南邊事，宗敘曰：「南人遣諜來，多得我事情。我遣諜人，多不得其實。蓋彼以厚賞故也。」上曰：「彼以厚利資諜人，徒費其財，何能為也。」

十一年，奉詔巡邊。六月，至軍中，將戰，有疾，詔以右丞相紇石烈志甯代，宗敘還。七月，病甚，遺表朝政得失，及邊防利害，力疾，使其子上之。薨，年四十六。上見其遺表，傷悼不已，輟朝，遣宣徽使敬嗣暉致祭，賻銀千兩、彩四十端、絹四百匹。上謂宰臣曰：「宗敘勤勞國家，他人不能及也。」

初，宗敘嘗請募貧民戍邊屯田，給以廩粟，既貧者無艱食之患，而富家免更代之勞，得專農業。上善其言，而未行也。十七年，上謂宰臣曰：「戍邊之卒，歲冒寒暑，往來番休，以馬牛往戍，往往皆死。且奪其農時，敗其生業，朕甚閔之。朕欲使百姓安于田裏，而邊圉強固，卿等何術可以致死。」左丞相良弼曰：「邊地不堪耕種，不能久戍，所以番代耳。」上曰：「卿等以此急務為未事耶。往歲，參政宗敘嘗為朕言此事。若宗敘，可謂盡心于國者矣。今以兩路招討司、烏古裏石壘部族、臨潢、泰州等路，分置堡戍，詳定以聞，朕將親覽。」

上追念宗敘，聞其子孫家用不給，詔賜錢三千貫。明昌五年，配享世宗廟廷。